

□ 陈芳 编

中国士兵谣

三

部

曲



ZHONG GUO SHI

BING YAO

SAN BU QU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苦 作 舟

——代序

仲呈祥

历时约五载，锲而不舍的石学海导演为中国屏坛奉献出他的三部短篇电视剧系列作——《一个姑娘三个兵》、《两个姑娘两个兵》、《三个姑娘一个兵》。

如今，学海欲将这三部作品的完成台本、导演阐述连同一些剧评，合编成集出版，进入图书馆。我极赞成这明智之举。因为再好的电视剧，对于广大观众说来，都是稍纵即逝的一次性艺术；而唯有成为书籍文化，一册在手，便可反复阅读，深入品味。优秀的电视文化与书籍文化结缘互补，必将造就深邃的而非浅薄的、沉稳的而非浮躁的、幽默的而非油滑的、高雅的而非媚俗的社会鉴赏心态，功莫大焉。特约编辑来，传学海之意，要我为之小序。却之不恭，只好勉为其难，滥竽充数了。

好在我也确有些话想讲。大约去年，学海将他执导的长篇电视剧《长征岁月》及其评论结集出版，要我作序，我曾在“学海无

涯”上发了点感想，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留下了“苦作舟”这半截。时下提起笔来，倒自然想起了“苦作舟”来。

学海为艺，知“无涯”，且乐于“苦作舟”。这是他不断长进的秘诀。艺无止境，须不断进取。一而再、再而三，便有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三部可以称为“兵”的系列三部曲的短篇佳作。而之所以能一而再、再而三，乃是因为他乐于以“苦”为“舟”。这便是古人所云的做学问必须经历的境界，要“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当然，学海有以“苦”为“舟”的本钱和本事。这本钱，首要的是他的“志”，即素质和气质，对艺术的痴迷和执著；其次是他那壮实的身躯，人高马大，气壮如牛，经得住“苦”的熬煎。这本事，则是他聪颖善学，智商颇高，悟性颇强。在我看来，为学为艺，要想有所建树，是需要智慧、需要悟性的。勤能补拙，这是真理。但拙到既少智慧，又乏悟性，还在那里一个劲地痴迷加执著，那么，后果恐怕不是建树，而是破坏了。

记得《一个姑娘三个兵》参评“飞天奖”时，评委、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徐晓钟教授慧眼识真金，伯乐相良马，指出这是所有参评短篇电视剧中唯一的风格化追求相当明显的作品，因而给予了较高评价。南北呼应，评委、上海戏剧学院原院长余秋雨教授在充分肯定这是一部颇有才气的审美化程度较高的作品的基础上，还指出后半部的雕琢痕迹和“匠气”。两位教授极精彩的评点，显然使学海“悟”出了为艺更上一层楼的捷径。果然，《两个姑娘两个兵》年余后问世，在整个艺术机体的和谐与风格的完整上，确实前进了一大步。但，风格化的追求似乎又过了“度”，作为形式的意味超过了作为内涵的意味，即多少给人以形式大于内容之感。意蕴的开掘，在强烈的形式感中间或受到阻隔。待到《三个姑娘一个兵》，我以为在内容与形式、亦即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上，又前进了喜人的一步。无论是赵三碗、山妹、二

妞、彩霞几个人物的个性刻画和人格魅力，还是画面、影调、构图、氛围、造型、情境的整体形式感和风格美，都给人留下了较前两部作品更深的印象。

也许有人说：这三部系列短篇电视剧，从题目上就有人为雕琢之嫌。我倒不这样认为。我更愿意把这看作是学海在艺术创作道路上自觉追求风格化的强烈意识的表现。风格即人。自觉努力地进入风格化追求的艺术境界，决非易事。这是一条自己为自己设置障碍的为艺的艰辛之道。在源远流长、实力雄厚的中国文学界，真正称得上的风格化的作家尚不算很多；更何况年轻的、方兴未艾的中国电视剧界。唯其如此，学海一马当先，自觉行进在这条追求风格化的以“苦”为“舟”的艰辛道路上，就显得尤为可贵。

要看到，这种风格化的自觉追求，在中国特色的电视剧的视听语言形态的探索及其审美表现张力的扩展上，具有先锋意义和创新意义。在中国新时期电视剧发展历史上，不可否认，正是这类风格化的短篇精品，如《秋白之死》、《巴桑和她的弟妹们》、《希波克拉底誓言》等，为整个短篇乃至中长篇电视剧的视听语言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探了新路，创了新生面。学海的三部系列短篇，在这方面为中国电视剧界做出的贡献，有待历史来验证。至少，以影调为例，《一个姑娘三个兵》的黄色基调，《两个姑娘两个兵》的蓝色基调，《三个姑娘一个兵》的白色基调，分别强化了“沙漠”、“大海”和“雪原”的典型环境。这种荧屏语言造型的风格化特色，确实给人美感，耐人寻味。本书中收入的评论，有许多精到的见解。兹不赘。

“学海无涯苦作舟”。愿学海在无涯的艺术道路上，以“苦”为“舟”，拼搏奋进，硕果累累。

是为序。

目 录

苦作舟(代序) 仲呈祥(1)

• 创作谈 •

让友情坚强起来

——电视剧《一个姑娘三个兵》导演阐述 石学海(1)

质朴而又浪漫的艺术品格

——电视剧《两个姑娘两个兵》导演阐述 石学海(6)

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电视剧《三个姑娘一个兵》导演阐述 石学海(11)

• 评 论 •

当代军人的风俗画和正气歌

——石学海的《中国士兵谣》电视剧系列读解 ... 蔡毅(16)

追求诗意

——评石学海的三部曲《中国士兵谣》 刘扬体(23)

人与自然的和谐 童道明(30)

如山的魂魄 似水的恋歌

——评电视单本剧“姑娘与兵”系列 ... 田本相 宋宝珍(33)

诗意的寻觅与创造

——看石学海导演的三部短剧 彭加瑾(41)

纯净的情感淡淡地沁入心田

——看《中国士兵谣》三部曲 李兴叶(48)

凸现多彩世界中的真善美

——电视系列剧《中国士兵谣》观后 王啸文(52)

荒无人烟处 更有真情人

——石学海导演的三部短剧漫议 张德祥(68)

瞧，这十二颗水晶般纯净的心 李下(73)

钟情女性 诗化意境

——石学海《中国士兵谣》(三部曲)二题 陈芳(79)

作为诗的电视剧及其有限性

——《中国士兵谣》风格漫笔 解玺璋(83)

我看《中国士兵谣》三部曲 边国立(88)

不必凯旋的英雄

——电视系列剧《中国士兵谣》之观察 刘恒志(97)

画境诗情写士兵

——评石学海的“三军士兵”系列短剧 丁临一(101)

青春是一支永恒的歌

——评石学海的电视系列短剧《中国士兵谣》

..... 汪守德(105)

自觉战斗、自觉奉献的普通战士

——略论石学海“姑娘与兵”三部曲 王敏(110)

• 导演工作台本 •

一个姑娘三个兵 石学海(116)

两个姑娘两个兵 石学海(153)

三个姑娘一个兵 石学海(191)

演员职员表 (235)

让友情坚强起来

——电视剧《一个姑娘三个兵》导演阐述

石学海

题 旨

这些年来，我们的部队，我们的军人都太平淡了，平淡得仿佛若有若无。远离了战争，远离了社会焦点，甚至都无法进入一般人的视野。

细细一想，我们的军旅生活是以牺牲军人的情感表达为前提的。军人美好的狂放的然而又是正常的渴望，在这个世界上，难道能不发生新的变异，能不产生激动人心的震荡和冲撞？而且，这些新的变异、震荡和冲撞，不仅仅是外在的，更重要的是内在的。从这些过程本身的意义上讲，它使艺术因创新而有了价值。因而这个军事题材的电视剧也应当在现实主义艺术领域内占有自己的一个席位。

如何从平淡的生活中挖掘出深层的人生意蕴呢？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很震动。我有个很要好的战友，在隧道塌方的险情中是我把他拖出一条生路来。虽然转业在同一城市，也整年整年地没有多少交往，但我觉得那种亲情是刻在骨头里的。很偶然

的机会，我去看了他一次，谁知道惹了麻烦，一个多星期他吃不好睡不香，到处打听我为什么去看他，有何需求？我心里挺酸，我的经验已被文化改写了。以经济为杠杆的社会里，就一定要生活在隔膜和猜疑里吗？友情为什么那么脆弱？

我萌发了要拍男人之间友情的戏，虽然这部剧题目为《一个姑娘三个兵》，但切入的视角却是三个男人。友情和叛卖是男人的本性，女人无友情可言。我坚信，尽管现今已是物欲横流，金钱崇拜的世界，但确有一个物外的叫作精神的东西存在，我拍这部戏，如果要谈故事之外的话，那就是我希望人与人之间彼此信任并不设防，让友情坚强起来，不要那么脆弱，不要什么都经不起，如果一定要说出主题来，也就如此简单。

耶稣有这样一段话：“人不能只靠面包过活，你的心灵需要比面包更有营养的东西。你有多久没唱歌，没到大自然中走一走，没有读诗。”

这话说得挺精彩。是的，我好长时间没听说谁在读诗，更没有听哪个大款在读诗，即使偶尔为之，也属附庸风雅。人，变得更实际了。而人要是没有了理想这东西，什么也都没多大意思了。

人 物

这部戏共四个人物，主要是两个人物：班长和赵三更。

令我感兴趣的是班长的形象。他所具有的独特身世经历，就决定了他心理上的与众不同。他来传达自己复杂的精神感受的方式非常直截了当：一心想在部队提干部，因而要把这个不正规的通讯维护小站管理得比正规军更正规。这就体现出这一形象的社会类型实质，也决定了他性格的内心动势。他为了提干部，不惜以叛卖战友的友情，想通过缺水这个艰苦条件创造英雄事迹，来铺平自己向上走的道路，这一点曾引起了赵三更和喜子的

极大反感，隔阂由此而加深。那么，班长要提干部的内在动力何在呢？他有一个很好的未婚妻，可是由于他在部队总也不提干，父母逼她嫁给一个有钱的还有点残疾的烧窑个体户，未婚妻在父母威逼下，产生了轻生的念头，这个情节具有很大意义。

在背后一种无形的压力催促下，班长几乎是殚精竭虑地力争在尽可能的条件下，既符合部队要求，又可以完成自己的个人愿望，达到他迫在眉睫的目的，把未婚妻挽救出来。这个动作，一下子把伪现实的东西给粉碎了，他更真实地把个人追求和部队需要平铺在一张沙盘里，而昭示出一个全新的命题。

赵三更是有确切的心理历程的敏感形象，他的心理肖像处于动态，是急剧发展着的，而班长与他不同，是静态的，或者说是基本固定住的，并没有多少改变，起初是这样，后来还是这样。他的心理动态是通过骑骆驼而遭班长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训斥，送水姑娘翠巧而被喊回来，大漠追直升机，红腰子被班长猜疑等一系列戏剧情节而展现出来。最后，在流沙中救出班长之后，才把心中的矛盾全部化解，弄清了班长拼命要提干部的真实动机。从此，他和喜子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让班长提干部，当小站要撤掉，他大发了一通火，这一动作把男人之间那种深深的情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构 架

赵三更与班长之间的心理距离是很大的，但剧中通过赵三更整个心理过程中的若干环节，一层一层地和班长由远而近，最后竟到了“你心里有我，我心里有你”的境界，两人合二为一个。

总体结构意识对全片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由于规定情景的深化，必须会出现层次的推演。全剧大致可分为十个层次：第一，赵三更因骑骆驼被制止；第二，赵三更谎报查线情况；第三，

赵三更送翠巧被喊回来；第四，赵三更把所有的水都用来冲澡；第五，班长拒绝向上级请调直升机送水；第六，直升机来，但没有降落；第七，赵三更听见班长在捉摸他和翠巧的关系；第八，深夜大漠救班长；第九，赵三更和喜子为班长创造条件提干；第十，小站撤掉。以上十个层次构成了全剧的内部及外部构架。

问题在于班长和赵三两个内心世界是怎么串联起来的。第八个层次是他们深层的内心世界的展现，是班长整个性格和心理逻辑的概括。所以说，这十个层次既反映了赵三更对班长这个人物在认识上的递进，也反映了赵三更这个人物发展的一系列重要环节。一方面是班长急于提干，另一方面是赵三更给班长找别扭，前者描写了班长的心理历程，后者表现了赵三更的灵魂蜕变。这两者的发展与变化都是层次分明，层层入胜。开始查线是一分为二，结尾处是合二而一，如果没有以上十个层次的构架，我们的追求是很难实现的。

修辞策略

(1) 建立自己的叙述逻辑

目的很明确，要把观众拉过来。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故事与某些观众毫无关系，既然这样，如何与观众形成一种沟通呢？联系方式必须建立在一种文化的幻觉上，以一种叙事的方式，给一种想象性解决，联系观众的文化焦虑和生存焦虑。班长自身的人生焦虑，是可以牵动大家的，不仅在他身上，在很多人身上都渗透着这种文化与生存的焦虑。由此可见，班长已不仅是他一个人，内涵已经得到了升华。此剧的时空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大漠中的小站，而表现出现代人焦虑的一种生存状况。

(2) 造型情节

联系造型环境来构想情节，只有在这种造型环境中才是可

信的，没有这个环境就没有这些情节，这是我们在空间造型的选择与创作的宗旨。在本剧中，大漠，骆驼，直升机，三色旗等造型因素，都不是仅仅从形式上去造型，而是通过自己的叙述逻辑，糅合到具体的叙事情节之中，在使观众感到它十分可信的同时，去领受它感染力的濡染。

（3）延宕与断音

如何处理好延宕与断音是本剧把握好视觉节奏的关键。本剧有四处大的延宕：一是赵三更在大漠上穿红腰子，这是对生命力的一种张扬；二是直升机飞来又飞走；三是逼班长喝水；四是小站撤离。四处明显的断音：一是赵三更兴致勃勃地骑骆驼，被班长喊住，一种不该打断的沉浸感被打断了。二是赵三更送翠巧被喊回来。三是用水冲澡的喜悦被很快结束。四是赵三更和喜子高兴地为班长创造条件提干部，小站忽然撤掉了。

本剧的修辞策略涉及很多的具体处理，我们在拍摄过程中解决，就不赘述了。

质朴而又浪漫的艺术品格

——电视剧《两个姑娘两个兵》导演阐述

石学海

一、生命意味

我有一种感觉，不少人对变化发展着的各种事物，正在失去热情，失去激情，其中包括：艺术、道德、理想、牺牲、殉道……一切有意义的东西，他们认为怎么还不是活着，何必太认真。对于人，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可以肆意践踏，几乎没有什神圣的东西可言。这是典型的现代嬉皮士的眼光和心境。按照这种意识，生命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两个年轻的海军战士，常年驻守在一个小岛上，看靶标，冷清孤寂单调，我们却要让他们活得有滋有味儿，活得认认真真。如何表现呢？我们表现战士的生命力，表现战士的生存追求，表现战士与小岛的感情、与大海的关系，表现战士的爱爱恨恨、人格的冲突和融合。

当然，我们不是去说明、注释，而是熔铸我们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和思考，化为真正视觉、听觉的东西，写出一种生命意味。

二、朴素与真诚

影视作品真正的风格，不是抹在脸上的油彩，油彩对皮肤总是有害的。

生命的不可替代的光彩和质地就是风格。本剧追求的正是朴素和真诚的美学风格，或者说追求对生活的还原。这种还原主要从三个方面去实现：

一是从剧作结构的时空设置上，不弄花哨，严格按战士生活在小岛上的时空来设置朴素的结构形式，使全剧更本质更自由，也更加博远和丰富。这样舍弃了贴上去的结构小特色，却显现了独立不倚的大特色。同时，避免了人为的戏剧冲突，全剧像一条小河自然而然地流淌着。班长赵建军为了自己能去考学，在名额有限的情况下，向团里打了电话，告发了陈小妹拦惊马救儿童而立功是因为他自己拽马鬃引起的。这本来应该是一场很大的冲突戏，我们却有意做了反向处理，陈小妹不但没发火，相反十分兴奋，因为他久积心底的包袱终于放下了。他从未像现在这么轻松。当女兵肖琳琳告诉陈小妹，赵建军告他是为了自己能上学，这又是一个矛盾爆发点，而陈小妹却说：“我本来就不应该上学。”当王娃指责他“怎么那么愚呢”？他憨憨地一笑：“我本来就有点愚嘛！”这样处理，虽然没有造成外部形式上的大冲撞，但却突出了陈小妹的性格和人格，给观众留下极深的印象。

二是镜头语言的编排使用，摈弃杂耍蒙太奇段落，大量使用景深镜头和场面调度。比如赵建军向团里打电话告陈小妹这场戏，本来可以用一组近景或特写镜头来强调此刻赵建军内心的矛盾，我们却采用了相反的手法，用一个赵建军在屋里屋外徘徊，又走到悬崖旁观察动静，最后回到屋里打电话这长达两分钟的镜头，虽然我们根本看不清他背身打电话的表情，但他内心那种情绪却使人压抑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又用了长达八次的画外

电话铃声的延宕，不断刺激着观众的心理，达到较强的艺术效果。

三是表演上的本真还原。从演员选择阶段就要有这种意识，我们选择了四个从未上过镜头的年轻演员。拍戏时，尽量让他们用那些生活本真状态的还原，取代对生活事件直接的是非善恶判断，用浓郁的军旅情调稀释强烈的理性观念，呈现出浑厚、清新的艺术境界。

生活的本真还原，本自心灵和生命的特质自内到外的渗流，那才是珍贵动人的。这种对生活的本真还原，与时下所流行的“新写实”有着极大的不同，并不是要把自己的情感从镜头叙述中解脱出来，而是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保持创作者情感体验的本真状态，这样就避免了那种虚伪、修饰、造作的情感对作品的戕害，而使自己的情感和剧中战士的情感保持一种朴素的融合。

三、生气贯注

写人，是经典现实主义留在我心中的印记。

剧中的四个人物，都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年轻人，但又都独具鲜明的个性。陈小妹是我们着力塑造的主人公。他是个农村兵，朴实宽厚。他对生活充满了憧憬，想考上军校当军官，将来找个城里姑娘。这个愿望在实现过程中不断地遇到障碍，然而他始终以那少有的宽厚对待生活，对待战友，依然那么执著地坚持自己的追求，虽然今年没考上军校，他表示明年还要考，坚信一定能考上。班长赵建军是剧中的另一个男兵，来自城市，同样想通过考军校将来当上指挥官，施展自己的指挥才能。但考军校的名额有限，而陈小妹条件比他优越，因为他前不久立了功。心理的极度不平衡，驱使他告了陈小妹，尽管这样，他的内心并不轻松，一直郁闷压抑，藏在心底的愧疚折磨着他。我们是怀着极谨慎的

态度去批评这个年轻战士的，我们着力去写一个年轻的生命从不完整到完整，心灵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这一转变过程。女兵王娃是一个大气奔放的姑娘，极富正义感，尽管出场次数不多，但表现出军人的一种人格力量。肖琳琳是一个情感丰富的新兵，因为被陈小妹救过而产生了好感。但部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她有了感情，又不能发展这种感情，只好把这种感情悄悄地藏在心里，这也许正是军人的一种牺牲。

我们在塑造这四个可爱的战士时，需要一种让人震颤的诚恳，要充分运用影视语言，一任巨大的情感激流对全剧进行一次生气贯注。所谓生气贯注，是一种对年轻战士，既拥抱又远眺，既抱怨又挚爱，既谙熟又新奇的巨大情感体现来裹卷全剧的首尾，这样，自然就有了一种内在的有机性和外在的感染力。

四、浪漫色彩

年轻的战士，处在多梦的年龄，每个人都充满了理想，有各种憧憬，源于此，决定着这部片子，除了朴素的特点而外，不能不具有浓重的浪漫色彩。从场景的选择与设置上，蓝色的大海，红白相间的住房，颤颤悠悠的吊桥，翠绿的草地等等，这本身都具有极强烈的情绪色彩。从气氛的创造上，我们有意往这方面靠，全剧都是选择在蓝天白云的晴天拍摄，把夜景压缩到最低限度，我们镜头里的大海，是平静的、湛蓝的，着意不去表现风浪，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大海是坦荡的、开阔的、宽厚的，而不是强暴的、凶残的、可怕的。从镜头运用上，加大景深镜头和长镜头的数目，通过自然光效和景深镜头，造成一种流动的现代感。在一些重场戏的处理上，加重浪漫色彩，比如肖琳琳看飞机打靶这场戏，按一般意义的处理，会是一场紧张、喧嚣的戏，这里我们却表现得极浪漫，这是年轻战士对英雄主义的崇尚心理。飞机的轰炸，高速

处理的肖琳琳，加上极有色彩的音乐，一切都是那么富有诗意。

面对这样年轻的生命，这样美好的青春，不能没有这些诗意化的处理，不能没有浓重的浪漫色彩。

生活使然，生命使然。

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电视剧《三个姑娘一个兵》导演阐述

石学海

《中国士兵谣》(三部曲)已经拍摄了前两部：第一部是《一个姑娘三个兵》(因环境是沙漠称作黄色)，第二部是《两个姑娘两个兵》(因环境是大海称作蓝色)。这两部戏均获得全国电视剧“飞天”奖二等奖和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那么，第三部《三个姑娘一个兵》(因环境是雪地称作白色)如何在前两部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突破呢？那就得把这次创作当成一次自我诘难，自我挑战，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从而始终保持一种创作中的陌生感和新鲜感，不要因为新的尝试的难度大就满足于旧的套路的重复。短篇电视剧要想见好，非拼命去做不可，人们往往允许不完整的长篇电视剧存在，对短篇却不客气。

一、发自内心的感受

电视剧艺术实在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灵魂和血肉对于它是最最重要的。

我们把《三个姑娘一个兵》的立意做这样一个简单概括：一个偶然的机会，把三个姑娘和一个兵联系在一起，通过一段时间